

搜集和整理明遗民文献的意义与价值

丁 晓 山

中国历史上，有两个很难用英文等西方文字翻译的词汇：“逸民”和“遗民”。依照通常的理解，“逸民者，殆指居清平之世而隐逸之民。而遗民者，则处江山易代之际，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”^①。当一个逸民固然不易，但做一个遗民似乎更难。因为这不仅要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，更要冒着杀身灭族的危险。

诚如明遗民张宗子所言：“世乱之后，世间人品心术，历历皆见，如五伦之内无不露出真情，无不现出真面。”^②大浪淘沙，真金火炼，明遗民大多是品德极其高尚，意志极其坚强的人。众所周知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，即均为明遗民。这不是后人追赠的，而是他们自封的。顾炎武悼念亡妻的诗中，不就说过“地下相烦告公姥，遗民犹有一人存”^③吗？当然，有人自封为遗民，别人却不以为然；有人不说是遗民，后人却崇敬如许；有人坚持抗清，有人归老山林；有人始终如一，有人摇摆不定。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：“清代初年东南诸眷亦故国之遗民，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，未可笼统视之。”^④情况相当复杂，需要认真分析。

另一需要认真分析的，则如有学者谈到的，明遗民“坚持恢复明朝帝国和汉人自己的统治，对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分析，其中某些爱国主义，值得继承，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原则，则已与后世的多民族大家庭的现实不相适应”^⑤。由于历史的局限，明遗民

爱国的思想，往往披着忠君的外衣。在此自不必苛求古人，何况有些明遗民已开始突破爱国即忠君的思想桎梏。

回顾学术史，对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有两次高潮。即清末民初和抗日战争时期。不少明遗民著述重见天日，不少明遗民史实复为人知。不过，这两次对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均与当时政局有着极大关系。值此驱逐鞑虏之时，民族存亡之际，革命志士和正直学者，均不约而同地在明遗民那里找到了养分和共鸣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对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自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候的客观限制，带有那个时代的主观色彩。陈援庵先生在谈及所著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一书时，说：

“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，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，遗民逃禅之众，及僧徒拓殖本领，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，民族气节，不徒佛教史迹而已。”^⑥

连比较“淳正”的学术著作尚且如此，就不要说当年革命党人所作的一些工作了。因此，时过境迁，兴趣倏变。这两次对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，可谓兴也匆匆，衰也匆匆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兴也匆匆，衰也匆匆的原故，除了时局的影响外，似当另有原因。这个原因，不当从明遗民文献外部去寻，而应从明遗民文献的内部去找。明遗民文献，有些是很难读的。黄裳先生讲：

“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，是很不易读的。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，运用典故丰富之外，尤为困难的是，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，种种关涉，每每不易索解。困难不在古典，而在‘今典’。古典不论如何僻奥，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，可以查。今典则往往只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，间有记述，也往往十分隐晦，而多半毁失了。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。”^⑦

黄裳先生早年是想研究明遗民的^⑧。上述意见，当系有感而发。然“猜谜”一说，倒是早已有人讲过。研究明遗民卓有成效的赵倬生先生讲：

“遗民之事，甚难钩稽。梁任公往岁有‘胡猜’之语，每为人所利用，借以渲染所谓遗民事迹纯属后人胡猜。其实，按鄙人多年来之体会，‘胡猜’二字，亦自有其来由。盖处在异族统治与文字狱高压下，遗民生前既已自毁其有碍之诗文，已死之后，后人惧祸，亦多妄肆芟削，致后世所存留，一鳞半爪，令人见首而不见尾。此所以后世有‘胡猜’一语之根源之一。再者，遗民诗文逼于文字狱之淫威，每多隐语充斥其中，一如十年动乱中所谓的‘黑诗’、‘黑话’，其中一部分，他人用力可以勉强通解，另一部分则除本人外为永远无可省解之哑谜。”^⑨

赵先生所言“一鳞半爪”，并未夸大。王树民先生在谈到整理《戴名世集》的甘苦时，说：

“戴氏遗文既以隐秘形式保存流传，脱漏讹误，势无可免，或因钞写仓卒致误，鲁鱼亥豕，别风淮雨，随处可见，而尤为严重者，则为钞存者注重文采，凡记事较详而文采不足者，即肆加删汰，甚者直接改动原文，今犹多有形迹可寻。”^⑩

这种情况，在传世的明遗民文献中，当非个别。事实上，清廷借编纂《四库全书》之机禁毁图书，在历朝文献中，受损最大的，当为明代文献；明代文献中，受害最深的，又当推明遗民文献。此一检各种禁毁书目即知，无须多论。

文字隐晦难懂，文本残缺不全，这或许是对明遗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时冷时热，来去匆匆的内在原因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搜集并整理这些难读费解而又支离破碎的明遗民文献，意义何在呢？青山依旧，几度夕阳。明遗民恢复明王朝的理想固然已成过去，企求建立汉人自己统治的努力自然也成了历史，但他们那种精神，却世代流传了下来，与天地同在。什么精神呢？陈寅恪先生说：

“夫三户亡秦之志，九章哀郢之辞，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，犹应珍惜引申，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。”^⑪

而这种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则正赖钱仲联先生所言“读之为之流涕”，赵俪生先生所说“一下子就扑到”上面，读了

影响一生的明遗民文献保存下来的。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搜集并整理明遗民文献的意义所在吧。

仅从学术上讲，这一工作也是颇具价值的。早年章太炎先生在《自述学术次第》中即谈到，晚明遗老颇有不少“道道”，只是由于不能不诡譎，后世多已不能通晓^⑫。从哲学上讲，中国古代三次思想解放运动，已有相当的研究之情况，比较而言，应该说对明清之际的研究要稍弱一些。从史学上讲，“遗民运动的作用，是很巨大的”。而“五、六十年代，人们写文章加意贬低遗民运动的作用，说什么‘不过是地主阶级的拥满派和反满派’，用‘地主阶级’一张大皮就把汉奸和爱国者卷成一堆去了。这个作法，并不是坚持了什么阶级观点，而是严重混淆了历史上的大是大非”^⑬。今日确有必要加以重新认识和重新估价。从文学上讲，“明末清初的文学诗词具有爱国思想的超逸豪迈的特色。经过清人选辑的明末文学家的诗文，已经隐讳很多，就是卓尔堪《四百家遗民诗》，也已经失去当时作家悠然天真和慷慨激昂的本色。惟有明末清初作家选明末人的诗词……不下二三十种之多，明末遗民激昂之气跃然可见。这些书都刻于清顺治和康熙初年文网尚未严密之时，到乾隆时均列为禁书，因之流传的就很少”^⑭。自当加以挖掘。此外，“由明入清的文人和剧作家，经历了长期战乱和亡国之痛，常把满腔心事倾注在剧本里，因而传奇创作出现了新的高潮。有名的诗文家和学者也编剧，如王夫之、吴伟业、尤侗等。成就很大而足以代表当时最高水平的要数苏州的一群作家，他们都是苏州一带的中下层知识分子”^⑮。这些人大多是明遗民，理应引起注意。总之，诚如李学勤先生所言：“明清之际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时代。”“这个大时代确有许多许多的优秀成果，值得我们去探讨和发扬。”^⑯

应该指出，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去进行研究，第一步的、最基础的工作，就是文献工作，否则必成空谈。几部研究明遗民的经典之作之所以成功，就在于均在史料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如陈援

庵先生的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“本书特出者系资料方面多采自僧家语录，以语录入史，尚是作者初次尝试，为前此所未有”^{①⑦}。又如陈寅恪先生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据统计共引用了 600 多种文献^{①⑧}。

近年来，《全国善本书目》等重头目录的编纂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傅山等大家集子的出版、一批高质量论文的撰写，都为我们进一步搜集和整理明遗民文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不过总体来看，大陆学界还是落后于海外同行的。最近出版的两部有关明遗民的专著，《明遗民传记索引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）和《明遗民传记汇辑》（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），即均为旅美学者谢正光先生编著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因为海外学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迫，“动定仿佛乎顺康间遗民”^{①⑨}，心态上宛如中国文化之遗民吧？随着我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，我想，终有一天大陆学者也必将倍感明遗民风范之可敬，明遗民文献之可贵的。

注：

① 《明遗民传记索引》，页 3，谢正光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；

② 《快园道古》卷四；

③ 《顾亭林诗文集》，页 424，中华书局，1983；

④ 《柳如是别传》（上），页 41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；

⑤ 《日知录导读·导言》，页 2，赵俪生著，巴蜀书社，1992；

⑥ 《明季滇黔佛教考·重印后记》；

⑦ 《榆下说书》，页 221，三联书店，1982；

⑧ 《银鱼集》，页 375；三联书店，1985；

⑨ 《寄陇居论文集》，页 183，齐鲁书社，1982；

⑩ 《戴名世集·前言》，页 11，中华书局，1986；

⑪ 同④，页 4；

⑫ 参见《赵俪生学术自传》，页 42，巴蜀书社，1993；

⑬ 同上，页 33、32；

⑭ 《江浙访书记》，页 17，三联书店，1985；

⑮ 《明清传奇概说》，页 16，朱承朴、曾庆全著，香港三联书店，1985；

⑯ 《失落的文明》，页 414、415，李学勤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7；

⑰ 同⑥。

⑱ 《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》，页 620，中山大学出版社，1989；

⑲ 同①，页 2；

作者工作单位：首都师范大学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耿素丽）

《朱升事迹编年》补遗

《文献》第十三辑载有刘尚恒先生《朱升事迹编年》一文，1992 年黄山书社出版了刘先生校注的《朱枫林集》，此文经修订增补，又作为附录载于书后，我以为尚有一则事迹可补入文中，即朱升节抄《脉诀刊误集解》事。

元朝人戴起宗撰有《脉诀刊误集解》，吴澄为此书写了序。朱升曾读过吴澄的序，但一直无缘见到原书。元惠宗至正二十五年乙巳（1365 年）秋，年届 67 岁的朱升终于见到原书，便立即加以节抄并在吴澄序下题辞：“愚久见此序，而未见其书。岁乙巳秋，得之于金陵郝安常伯，即借而传抄之。慨予光阴有限，故不及全，而节其要云。朱升题。”戴起宗的原著后佚，朱升的节抄本也长期不得刊行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徽州祁门名医汪机得知朱升节抄本尚存歙县旧家，又备重资手录，补缺订误，撰写序文，付诸刊刻。汪机补订的朱升节抄本《脉诀刊误集解》今存数种版本，其中四库全书本等将书名题作《脉诀刊误》。

• 王旭光 •